



寒岳集

共十七

~16
2437
4



門和
號 2437
卷 17-4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趙士敬

秋氣向涼伏問尊履起居何似懸慕不已生廢疾之中尚免一死已為不肖之幸而先師之喪已迫一歲而一哭之誠尚未自伸藐此殘生與死無異遺憾平生死猶難忘喪次凡百禮制既有老兄在又有遠近諸賢往來商確必誠必信自無餘恨如吾之愚固無足道而邈此跼伏無以與聞一分如不祭之慟尤不可言其於憂想但切哽塞茲因金正字肅夫謹此勒狀以訴下懷伏願憐察千萬鄙悃臨紙茫然

屬此清和伏惟弄琴餘暇尊候起居萬福瞻慕之誠曷嘗



暫懈而尚未抽身病慵之中仰承顏範消此鄙吝每一西望不任懸懸之私曾因山僧暫寓起居之狀未知果不至中滯否耳速幸以餘庇僅保遣日唯是積病沉痾凡百憤憤至於書丹之功幾至全廢如是而豈有振發之理反省愧悼殊不能自安也以此尤切就前承教而縮伏昏墮莫由奮起伏嘆伏嘆適值曹君之行敢復奉附略伸下忱

答趙士敬

願拜門墻十年未遂瞻慕之誠何嘗食息而敢忘耶比來音耗又復阻絕僻居窮寂無由得通起居之問忽於便中伏奉辱惠手書悉拆疾讀再三不置如陪杖履仰承警咳所以中心蘇感者有非言喻也且審比來春煦德義有相尊體萬福區區尤以仰喜也速何足道哉昏昏縮伏癯羸

日甚舊學茫然無所進益直當無聞而死以此辜負先師每一興念羞愧來並欲一拜下執事穩承不鄙之誨且吐曾中之蘊而此計亦靡由可圖則為之向風增吁而已去年惠寄書翰俱未得拜領想被浮沉之患可追嘆也逢原尊兄氣力支持否每念不已先師朱語朱集兩丹果在鄙龕中每一珍閱如奉手澤竊有感慰不忍便以奉還也且有謄校未訖慮願姑置之命勿速推以慰區區羹墻之感不勝幸甚桑梓舊邦日襲精爽隨事感觸靡日敢忘豈復僻窮陋無所依賴之比哉恒切羨慕不已伏願俯體此意特垂弘恕以寬數十卷惠借之限無任至懇旬餘伏紙增懷不勝切切伏乞順序保重益懋大業以副先師平日厚托之望千萬切仰

伏奉辱賜手柬仰認秋且盡撫字有相尊體起居萬福其於景仰之地慰釋殊至述伏保舊昏無足仰道冶爐紅流兩失一拜逖仰黃堂不任馳情蒙示先師兩丹謹藏之每擬早還而第以其批點頭書曾移錄賤丹未及校勘故未即以時承命累煩謹督慚悚恒多今又專人責還尤竊未安而久假之餘竟失參準恐亦非下史之所望於後生者也敢姑仍留以俟後便伏地轉增惴惴焉賤弊於先師追思永慕之私固不敢言而於門下亦竊欽想愛悅而蒙不外者非朝夕之幸也直以悃悃自盡當無間於一家長幼此等事亦妄謂可以隨便商確雍容處之鄙人豈有終不還之心尊文豈有或未推之疑乎然而未獲仰被容恕每於往來之口竊聞誚責甚峻此是後生蒙昧不善事長之

所致每劇惶赧如無所容然安知此無非所以惠愛之至耶早晚當一負荆門下以謝焉

答郭泰靜起二

伏承下書伏審霜寒侍奉萬福仰慰仰慰但聞遭外服之慘為之怛然也所教三祝並考家禮書上其一則未得舊例輒妄草以呈恐未愜禮為愧千萬大祥之前一日告遷于祠堂告訖改題訖輟前設酒果復設新果酌獻告以移安即奉安于新祠以待六祥之明日祔祭訖奉入祠堂主人兄弟復寢婦人中月而禫始飲酒醴飲食肉乾食過仲月祔祭始卧床婦人婦蓋昔者所聞於禮文如是故今為相愛不敢不盡心焉肅夫聞所陳達是所謂本原之地乃今日第一義真得君子為君責難之道也野人亦覺氣增但

恐松菊頰入玉堂之夢也還旆之日辱過之約待之如黃石爾

近來全未候尊體動止惟是慕嚮之誠與日俱積即今伏惟侍奉有日欣喜享福弟與朋友來棲川谷已將二箇月雖不敢自謂有得而亦不敢專廢工夫時懍懍自省似覺氣象與嚮時不同此亦莫非羣居之助也但恨不得高明之誨有以親炙而教承也月旬將罷接此後又不知此身又在何處作工夫何緣一謀承顏臨紙益切馳情

答金肅夫

專使寄書惠以深規此是古人之事而罕見於今世者也僕果淺拙無狀僕所有知而本原之病公又提出請庶幾潛思而自驗以爲他日負荆之計也公亦自宜反省深體靜中之味以得夫渾然全具之氣象無護以道義欠闕而甘守此黑虛靜也戒慎恐懼涵養本原之大法先賢之論不外此也大事未明日月易得尊戒至切感服何敢忘也極懼極懼

久不得相聞積增傾慕時或於夢寐中相接有以自慰茲忽蔡生千里而來蘇敘未始先投盛札忙手惡拚恭審炎溽靜攝有相令調護清勝慰倒可喻又見弼奴不知河西之見戒同亦如是否乎速百病交攻吐血充劇元氣甚敗日以委頓只常憤憤無可說者相望而無由相奉徒使人常不勝其鬱鬱也

與柳而見

中夏毒熱伏惟撫字神相起居萬福述碌碌守官幸免大

病而目前民病無以醫之自愧初非有活人手段輕出取
困舊學已荒靡違料理公私俱負俯仰憂歎也伏惟高明
規模素定才學俱優為政一月紀綱已立闔境風動於教
化之中引領西望不覺歎想幸以一二賜推教使昏昧者
有所醒然則仁者愛人之效不當止於一州也偶因便往
草此拜候官務忽忽不能究懷

答柳而見

速頓首離違台右今八載矣禍患之慘兩不可以具言曾
竊聞伯令公奄忽之後台又旋遭大故未幾而又有台宗
姪之喪驚惶憂想豈勝下誠而千里邈矣無由奉一書以
致區區也速亦自女息之死繼有家兄長子之亡畢竟而
兄又去世私門四五載淚眼無乾唯餘殘喘復劇沉痾恒
不能自保其朝夕焉耳茲者不意伏奉台惠書問慰喻勤
至伏念先兄受知交誼之厚悲感交深殆無以自裁也第
審台候起居頗未循常奉慮不已引領門牆候拜無便傾
溯之至其何可喻伏祝台體為國倍加保重

答徐行甫思遠

頃於中便之還略奉拜報矣茲被辱書貺問具悉天寒進
德有相尊調况萬福感慰亡量速抱病山齋癯憤如昨古
人得一芥之羨而尚有獻御之願丹心之未忘也况於心
學之書而李先生親為之點抹口訣復加以質疑之錄欲
精寫投進於春官甚盛意也甚盛舉也復為之精思於其
間以為雜以他人人物出處之記混並劄於書頭錄既無
別事又近褻不只為私書私覽之地而輒以至於進獻君

臣之分甚嚴非朋交情昵之比以此相確而即相受而爲然吾見愛君之誠交友之道兩得其美而真个有古人之風矣質疑之書初非出於先生之自爲一時門生私自錄其問實因傳播行世未必瑩然無一毫未盡者或筵中侍講之際具達而進之則可矣今遂以移錄書頭而泛然上進則恐非李先生之本意也豈高明之見有出於此乎令人尤竊心服第有一未盡者既一番徃復而決自無所疑乃更以謬問瞽見之人俾無以奉答豈非所以窘蹙人者乎用是慚悚然既蒙問矣不敢虛辱則請誦來教之言還以報於虛俟之地也何如何如

清芬已謝青子政佳懷人此時不禁幽悄滿幅長書累篇佳什偕我遠朋忽並來墜奉絨剝封欣然而喜翫復詠歎不覺曾襟開灑清風之濯寒水之沃俱不足喻此時之快爽也且惟孟夏和暖清病已痊雅體輕安靜對明窓道味深長引領傾遡尤增懋倒速瘳病轉泪日惟昏呻頃被恩除亦未趨謝山中之行爲計已久而遷延滯縮尚未扶藜塵懷日苦無以自抑如不有他撓明間當快遂初心爾高詩格律清新固不愧吟賞於百兄之前而諸兄共和光輝益發至於方伯相公亦不鄙敝圃而爲酬清韻非吾兄之好事雖有滿園踈影孰爲之表章而爲知音哉第愧病拙本不能爲詩未有一句奉答高唱也只當珍之爲篋裏之寶箴每值花開時出一誦之耳五蒼諸詩尤覺清竒尤使人欣詠之不已第恐頽然之一蒼者無有以承當之耳病不堪路傍之應接姑欲爲試入深山之計八十里之

遠則固然矣而援之以昔聖賢清絕之勝境敢做為話頭則不以僭乎固朋友相愛之厚義實出於欲使之勉慕興起而聞之者怵惕而不敢焉也乞勿復為此等情外稱道庶幾兄亦不至有失言之嫌也如何如何承許有山中惠訪之約敢不感跂

速白速私門不幸女息適盧氏者去冬遽爾天歿今已永埋于地悲念之苦不覺心腸之酸痛也曾奉手書練我憂遑且未值便未果修謝昨於便中又荷遠問之辱且認靜坐讀書起居超勝感慰之至無以言喻述入城後纏繞沉泪殊無佳况又遭慘慟之變心神如喪僅支兀然之形無足言者近求舟將東遡泊于原橫之境杜門寂寞之濱以為休養餘年之計耳羨君結廬松楸之下讀書求志日有

深造之樂何由合并得窺餘緒之一二耶人來告歸匆匆不能多及

去年冬遭先兄之喪仍得危疾方在瀕死之中人事全不省焉而令胤持厚書來書則得見而令胤則未即迎奉乞後日再枉未幾力疾了兄襄事遂載病來到木川之地今五朔矣癘瘡沉呻無一口少間或奄奄若不能終日者殆一百五十日矣一百五十日之中病固然矣而心亦未嘗一日不到吾盛契之傍也亦未嘗一日不念前於悲病之中見手書之幸與不得見令胤仍為別後之恨此數事俱耿耿不下於懷頃相奉左右或令胤傾心伸謝而後或庶幾少釋焉矣茲者不意蔡君徒步遠來蘇敘未竟問先及於左右則渠袖中之所先出者乃手書顛倒惡拆則滿紙

縷縷摠是情幅讀之琅然如接清眇不唯見靜應亦以見
行甫矣慰幸當如何述百病攸集無病不劇困倒昏漸之
狀靜應皆見之此外無一可言者歸心何日不催張方
爲失路之人落落鄉關徒在望中金大澤僅一相見貧苦
甚於前豈勝憐念朴吉應得數次電奉想多事不能從容
於閑界也伯道仲肅克欽舊與相知今未相聞耳李璿李
理今因來書知其爲佳士可愛也蔡君義堅曾亦聞其風
矣然來書所及諸賢窮村病夫何由得見也左右之問及
之不敢病其迂而實敬其出於愛我之勤也秋來病若少
間當歸省先塋願與行甫德晦諸君携手雍容於郇溪舊
泉石仍慰我百梅之愁寂也

杜門沉呻之中忽見平甫持盛札來訪披讀一過不覺心

神蘊釋慰倒可喻第認所患數月不快雖於攝養之地自
不甚爲病而區區向仰之懷猶不任傾慮之至述亦頃往
洛臯省掃先隴留半旬而還在彼適值數日之雨未免出
坐江頭觀波心烟雨之態仍致感冒今已旬有餘日而昏
痛轉苦元氣甚傷敗竊自爲慮也吾人學未有進而每書
往復不過疾病之苦豈不甚可愧而可憂哉病若少間欲
一往省大谷外隴而來而彼間距高樓亦自不通何由圖
得一番相聚耶爲之瞻歎而已

曳病來歸憊卧窮廬故人相思曷嘗忘乎人事廢斷一問
未暇跋涉寒程百里之遠袖傳情訊面致舊悃君善相愛
之厚令人感荷之深而愧無以承當也輕出之悔固不足
道而今而後眠食始安雖即溘然亦復何恨精神魂魄散

亂已久正宜息絕交遊閉門合目彌召收復以度殘年此外實無毫髮餘念至於朋友聚會講習討論之樂非敢不願實非心力所及切望自此勿復以此等事業相期望若厚德不遺故舊或時時死生存問之外能有一朶新梅以爲相念相貺之地亦足爲幸於下分矣此意如何曾爲慕九曲十疊又得封餘圖書一貼謹附君善呈上伏惟視至自餘千萬芳草春郊或可相值否有德必受其福天道之常新年茂膺何待賤祝更願益懋道義

半歲之阻三日之奉暢敘之穩盃酌之歡餘懷懽悅累日而猶耿耿不舍遠遣門生冒雨來問翫復滿紙之縷縷欲謝高義之惓惓此豈衰倦病廢之所堪直繼之以慚悚而已速還樓病作痛數日而稍間今保猶夫舊之憤憤耳圖像一帙謹拜領仍念自此重會雖不敢預卜而既承許以蘇歌而爲期竊祝神相勿樂亟收全安庶幾速奉講磨之樂累日雍容於風泉雲壑之中也惟吾兄相愛之厚益加愛而慎攝也

前月末間謹奉鄭潤甫所致辱書矣都廷彥之所齋則未之伏領矣今者歲律既更傾慕轉切惠發專价手書懇到開緘翫復感悚何勝蓄德有相新社茂集沉疴如洗體履康迪其爲慰賀之至又不可以言語喻也速加老益衰舊學愈荒撫躬惘然殊無以自處而兄反有以求一言之相助耶奮迅加勸不敢以老而自畫豈非吾與兄之所相警而勗之者乎舊時朋友零落殆盡踽踽無助閑居多過此時孤懷兄有以相悉也耶曾聞仁里諸賢講讀程張之書

自愧老身不能自致於其間科期又迫不免中輟則亦可
惜也此中無人有意此等事亦豈非主盟無人莫有唱道
者之致乎良可愧歎老而無居欲暫泊于蘆谷之岸雖以
稍近高樓為幸而經營拮据之勞豈此衰病人所堪乎是
其事之畢竟成就與否實未可期也近俟風日乍溫欲力
疾相就焉耳

三盆佳藥比鄰並至清香滿室寒樓忽後朋友情既其至
是哉薰馨盛德令人不覺樂而忘飢也前上三草其有謬
誤處如蒙提教敢不拜承茲謹聳聽以俟耳平甫竟不起
疾此人後生中甚不易得僕與之情義最厚悲悼之至殊
不自己愆節之候未及平復其為貢慮不任下悃
諧仲持盛簡來訪既奉披翫又復與之語商確恍若吾

樂齋聲容之相接蘇感何勝述衰敗日甚病呻日若憤憤
何足言六二六四之訓僕豈曾有一分致力之效而奉而
請教哉不過偶因一時之見出於相愛之至情而弘度開
納酬答獎勵遂用敬服來書所謂意外憂患切迫之云頃
曾聞知之矣驚歎益深奈何奈何所謂百變交侵者信乎
其然矣祇見吾道之窮令人仰屋增吁而已

自我東渡無一事愜意唯蒙小車乘興者屢矣伽川舊居
寧有此乎此足以自慰岑寂孤索之懷豈勝感幸之至至
於區區相愛之至悃不唯當時過示峻却乃又追譴不恕
嚴詈甚盛使人汗悚不已且承辱書惠賀尤謝愛余之至
兒豚之穠叅未科何敢以為喜既未知其能不負國恩能
不負家庭之所望則其不為之慄然而懷懼也耶以此聞

喜數日心頗為之不寧焉耳投示跋草敢不承教但祈稍寬時月勿督早速為幸

嚮邇方深忽因任君之來謹承辱惠書欣審新原此時進道有相尊候萬福感慰無量速重傷之毒尚未全除唯事仆呻無足言者新艇初成潦盡潭清竊想泛洛沿洄冠童共樂病廢之身無由自致於其間得共清歡第勤瞻邇奈何奈何今得洛沂武夷之圖宛然身入舞雩之下親聆禔歌之聲亦無非吾賢兄之賜而使相惠寄之意豈勝感荷使相遽發辭歸之行深用依黯而亦安保其必蒙 天允耶朱紀統志日尺並拜頌

與徐行甫

滿園香雪思與共賞彌月瞻跋而竟不得一親耿光今亦

殘藥餘馥尚黏新綠之間曉露昏月不免獨自攀繞而寄懷故人也不知故人此時所履何似作何情況悠悠之思未嘗以一時暫刻而得下于肚裏也僕衰困轉甚沉呻轉苦雖曰僅支舊狀而昏頹憤憤則已非復昔日氣象矣每念兄病不敢遠勞鞍馬和煦已暢而猶不得惠然僕欲趁春未盡當有事于八笥之大谷矣一奉之便竊俟其時而疾病多事此亦不能取必浩歎奈何

嚴霜乍零風日清冷伏惟蓄德有相尊履萬福鄙人腫患稍止而昏痛轉甚日惟沉呻他不足言玄風先墓之省在於開初而聞書院亦以是日有事于金先生之墓僕擬於今七八日力疾扶曳而趨竊念吾左右亦必有恭拜之願秋江一帆想必不以為勞茲敢預告伏惟諒照黃花滿庭

莫我共嗅曉月清溪孤懷可語洛濱小築聞朋徒多相往
來豈無一盆清芬許我共賞以慰我今日之思乎且念未
嘗與左右共炷一瓣之香今茲一聚之願尤仰惠圖焉耳
自餘千萬都侯奉盡門下諸朋友如有同行者幸勿止許
與共帆何如

與張德晦

新春想德履有相多納福祐慰賀可量僕添老增衰病憤
益深無足言者似聞貴縣罪人斯得云其然否獲其半而
逸其半云亦然否縣尚未報而監司先自有聞云亦然否
不知緣何曲折而未及報於監司所聞之前耶想旋已即
報而其事之端緒今何如耶公之推考結末則亦何如頑
吏不堪於清明之政欲其生事而為此克惡之變云此言
亦然否人不堪於吾政而不測之禍上及 聖廟其為未
安當如何宜君之欲早為之去就而朋友之相愛者亦不
得以終止之也第未知推事之終有何指揮不敢遥度進
退遲速之宜耳可以姑留則固不可倖倖徑歸如合早去
亦不當一日苟留須精察其事理審處焉如何

答張德晦

專人來三復辱書欣悉新正進學有相德福俱茂深以感
慰也僕老病愈加他不足云頃聞罪人斯得已馳書告以
鄙懷矣昨又聞未必真其人而亦又安知其非其人耶想
惟京官為能察其狀而得其情矣奉慰當畢於春丁之前
幸甚第未知推事究竟當如何而欲去則欲於何時決焉
耶既不可輕而近倖又不可苟而涉嫌惟明審而善斷焉

專价辱書謹悉春寒雅履冲迪蘇憇亡量僕扶病如昨但
血證轉苦可慮東岡之葬在明日今已啓殯僕亦將力疾
馳赴爾効狀已送云快哉但推事未畢則未知朝廷譴罰
之當如何而先自為去就形迹恐為未安負罪之臣安保
其終為無事而徑擅去官哉鄙意見如此亦不敢自是須
量處如何僧舍村廬皆非所宜惟廢事深縮只勾管不得
已之公務以待朝命如何內行則或可先還舊寓不妨

答韓清川伯謙

伏奉辱惠書仰審歲寒此時仁撫有相尊候起居萬福感
慰無量東岡令公遽忽不淑實吾朋徒之不幸而如民者
情義之密又非尋常千里聞計驚慟之私無以自裁流落
之中初喪凡百將無以為計適遇城主臨莅之日生得以

奉際晤之款死又得歛殯而無遺憾焉此足為深幸而朋
友之所共感泣也無任瞻謝之至遠送旅櫬想亦不免惠
護之勤益用仰恃不敢以為憂焉爾他豈有共謀同力之
人惟天安與之相厚想亦當奉助而已矣民秋末扶曳來
省松楸病不能即還屏伏丘壠之下沉呻僅支還程遲速
亦不敢預期爾在彼之日累蒙存問常以為慰來此之後
盛札亦自賤寓傳致尤以為感但不得一望芝宇而來退
思惘惘益勤翹慕之至今進李生墳曾受業於東岡今就
謁床下仰伸悲謝之悃亦將躬自奉觀而還凡有所稟想
亦猥蒙俯誨矣

答金沙溪

講服高誼願一奉清誨而不可得者四十有餘年矣不謂

重病將死之日而遽垂記念厚惠不遺之問感激忻悚情
何可喻且審風日初寒靜養有相勸止萬福充用仰慰述
自少有意獲從諸師友之後亦猥蒙不棄今者零落已盡
幸獨不死而又罹此危篤之疾手足不運半體全枯至於
飲食起居必皆須人者今三歲矣謂不久而必死矣尚此
遲延免作土中人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然所伴惟鬼無
一毫人世之念支離久存亦何足說茲奉盛問敘說鄭重
且附以數段謬問仰惟不耻之義只增感戢敢將淺見不
揣奉復其寧有交是者乎雖出於不敢自外而愧悚則深
矣末由致身席末親承警誨臨紙馳情不禁鬱鬱惟祝若
時珍重以懋深造以副千里景慕之懷不宣

別紙

曾蒙韓鳴吉寄示深衣之制與臆造賤製頗不合欲為
之奉報商確而略已起草無便未及呈送適彼有門下
友人經過拜謁仍詳道其曲折則鳴吉聞之甚不服猶
我之不服彼製也將具以往復爭辨未及焉而忽聞渠
訃悲恨兩深迨不自己也今承下示三製之中出於尊
製者似符於鄙生所見但不用右袷而為左袷得無有
說乎且鄙生一衣上下全規恐有不合於高明之製蓋
賤製頗用儀節家禮白雲朱氏之說必如是而後衣方
得深邃之義而便於服者注疏諸說則皆不能用之至
於退溪先生集中金而精所製者亦不能無疑焉曾略
有深衣說頗發明淺見今亦欲書上而自不能執筆又
未得倩筆之人來便亦告忙未及擬於後便錄上仰承

訂規焉白細布恐練麻織之者爲是而綿布亦柔韌可
合不必獨以織麻爲布也蓋出於機杼而可以爲衣者
除紬綾之外皆不妨爲布名耳織絲成布者則未知可
否也頃者欲倣古而織麻爲布既造深衣而家偶失火
并大帶幅巾緇冠方履而盡入灰燼其後織麻爲不易
故遂以白綿布爲之焉耳

握手之制常未曉其本法退溪先生集中與高峯往復
諸論皆未能豁然今承示諭之詳病中一覽亦不免茫
然而不能領其要豈緣元不能自知而有未易會得者
耶益可慚悚然死若少緩病若少間當更奉復仰煩一
二以爲承教之地

舒絹疊衣與下帳未大祥前服以出謁等語皆置之不
敢知而不欲爲強解矣茲承惠問亦不敢奉報若如上
說則是舒絹而疊衣絹是匹絹而未成衣者乎如下說
則以絹爲之之疊衣而疊是袂字之義乎皆不敢知切
望精思或有所考不惜下教

散垂三尺家禮至於成服有散垂之文而不言絞之之
時無乃因言經制而追記散垂之說乎非必散於方絞
之日無乃覽者當詳之乎好禮之家一從古禮而爲之
恐未爲不可也何必追散於將絞之時以違家禮本意
乎絞帶家禮用繩一條則是一重兩股也唯一端二尺
餘中屈之爲各一尺餘爲右端穿插之繩子恐非全帶
皆屈而爲三重四股以圍其全腰也鄙見如此無乃或
謬乎

班祔姪之父生則姪之父家無廟不得不姑祔於宗子之父亦所以順昭穆之序也姪之父亡而立祠則姪又不得越其私祠而就附於宗子之廟故不得不歸附於其父之祠竊恐人情有不得不然而愚陋臆見更乞詳教

油杉常以爲朱子避諱而以松爲杉如大全集中松逕謂之杉逕油杉則蓋指木品之性剛者如黃腸之類土杉則木品柔而最下者也竊謂如是而人或言油杉自有別種今關北之三水等處俗名以甚木木性甚剛如以油灌最爲佳品故時或爲卿相方兵伯之所取而爲壽板不知是果爲真是油杉否也無葛之鄉以顙爲之常未曉顙之爲何物此中人亦或以顙爲顙云而是否則亦未敢知也

千里傾逝雖在甚病之中而不敢已焉茲因金溝便獲奉手問仰惟暄熱此時積學有相德履冲迪其爲感慰又豈言喻速風痺四載痛楚日痼頃於房裏傾跌摧仆臟腑震盪腰脇重傷今猶瘀血滿腹轉側末由又自數日前眩暈劇發頭目昏旋常如在烟霧中蓋皆老病人所不堪而衆證俱發神氣敗甚豈久於人世者耶然自是一身氣數之所關不足道也寄示禮易疑義略窺閭奧茫然若有不能省焉者決非廢學濱死者所敢與焉祇增感荷慚悚而已即欲全璧奉還而竊深愛賞擬於呻吟之暇時一寓目而不敢焉至於所謂用他紙潛錄謬見以爲承教之地則誠有所不遑奈何奈何前者安撫深衣制度曾入於家僮之

失火偶被朋友傳寫一件而今為他有未及呈訂深恨深恨蓋鄙人頗取白雲朱氏之說而腰半下齊倍腰則一依本法在旁之衽不與於本衣所謂續衽鈎邊者恐無背於古人之說其於注釋之不相合與後人論議之異同皆不敢盡信焉耳賤制之果合與否則不敢知而妄竊自信已為之累製而服之如有具眼者看破扶摘差誤加以不寔之罪則直當承受而不敢辭爾病且死矣此生斷無承教之路惟有未死之前魂神往來於床榻之下而已切祝若時珍重益懋深造以副病中眷眷之望不宣

公州本喪制禮問答曾得見之但踈漏處頗多故鄙人亦嘗抄出類聚家藏草本矣其有與昔人之說不同者或有之鄙人亦不能無惑恐曾不好者之多口耳下帳

與未大祥間服以出謁者及服中死者襲斂之制恐來教皆得之也喪中死者未葬之前則象生時用素饌喪服常置之靈床既葬之後則撤喪服而用肉祭鄙見如是焉耳如何如何婦人喪服一從家禮為之而如有好禮之家願以禮經為正則從楊氏之說用連衣裳具經杖何可以推度比擬為疑而謂之非正論乎歛時婦人之冠略倣暖帽之制主於掩頭設使婦人有冠冠非斂襲之所合用如何

答宋學懋遠器

昨日雨中伏想入院萬福瞻遯良多近來鄉風士俗一向頽墮至於吾兩先生之饗而無緣不祭者皆然此風此俗不可長也或今日始入尤非也兄頃通喻以義理使各振

迅後勿如馬也齊日用酒甚為未安一切斷之雖飲禱之
爵毋過三盃以毋負二先生之教幸甚

老病貪戀彌歲遲徊困狼僅還者安敢曰寄傲南窓涉園
成趣盛教云云皆非著題事也唯是閉戶沉呻之中賴有
水聲松韻得以醒耳新旭映窓竹影婆娑聊以娛目焉耳
至於無心之雲倦飛之鳥不敢當不敢當寒齋無伴苦俟
嗟然之音而人事作掣又違共歲之願惘然向風不禁悵
悵

與朴德凝惺

自春間蒙專人遠問之後一向不復得相聞其懸慕鬱陶
一日而不可忘者寧可紀極耶即日天寒伏惟調護有相
速連夏涉秋呻痛支離鍼藥炙熨無所不試秋將盡而霜

露之感有不能自抑則至於灸瘡未痊而力疾南歸既歸
則不惟親朋仇執不已吾心亦自頽然而忘返遂此滯留
屏伏先塋之側回視昔日渺然千里之外者適思之適又
自不同矣但在世親舊無不相見而獨於吾德凝尊兄尚
未由執手團圓引頸東望此懷如何朋儕不幸東岡老叔
以本月初九捐館驚痛之至豈所敢忍旅櫬將返而故墟
荒落殯葬凡百何以措處永正之姿忠鯁之節既不可以
復見而後計茫然莫以為策令人酸酸不可言說抄節綱
目至于唐代德之間而竟不能卒業此亦可為遺恨見汝
懋書聞將就訪高寓落落長懷謹附一二我與兄各嬰沉
病會合無計而聞兄元氣益弱如不能自支對人言或與
人書輒有危辭苦語或使人有不聞焉者益使人為之傾

不下
有忍乎

想懸念恒無以爲懷也且想聞東岡之訃益疚病中之懷其何以自處耶切祝爲道義寬勉焉且母以世間公私百慮有以掛於曠然之曾次使吾心常湛乎其無物無亦未必無補於養疾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朴德疑

關海悠悠遡慕何嘗暫忘茲見李至之又承辱書具悉秋暑尊候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何翅百朋之獲速德病昏憤已無足道復困於多事日間殊覺不堪支吾况能從事於書冊間乎加以時事危迫存亡將不可保而未聞廟堂之謀果有出奇爲擒致克首之計痛歎之至寧欲不生而不知也平生相知之友零落殆盡只餘有一二而又復散落東西相聚不便以此尤用疚懷心未嘗暫降也此時

襄州非避亂上地兄何不轉一步移向峽裏耶亂離後朋友間唯兄得全書冊之樂此非尋常之福所堪享用令人歆羨之至如僕已作皤皤顰之漢使相愛者見之豈不驚憐之甚耶涵養益深致知益精之教感佩不敢忘也切祝厚爲吾道加勉而自愛焉

頃於亡兄卒哭之日獲值盛伴聞其即行遂於悲哀遑遽之中倩筆暫草積懷之多豈究一二每一追思心竊耿耿茲者千里命价莫我兄喪又問我愛病發絨奉讀辭意懇到厚義之至一出深衷感激隕涕殆不敢以言語伸謝也仍審春和初賜調護有相舊病漸釋體履輕安享福其爲仰慰尤不能自已述行積不弟使吾兄不得延於遐齡此懷之痛夫誰告訴喪初亦患嘔血幾不可治幸僅向蘇以

本月初三奉兄喪葬于先祖塋壠事畢入城祭卒哭又以
曾有軍職之除不敢無端出來則力疾拜命即於其明
日呈告滿三獲適遂來泊湖西之木川以為盤傳過夏之
計惇惇餘生其復有他念也耶惟有杜門靜坐攝心護病
而已既喪我先兄又平生朋友零落盡矣千里心期之會
唯有吾賢兄而落落相望各痛深疾神魂飛逐會合無便
幽懷鬱紆莫由開敘每向南風第勤矯首而已悠悠
臨紙不禁兒女子之情惟祝厚為道義倍加深重且益懋
涵養之功以慰朋友深造之望

前歲秋末來到故園竊聞尊證雖已向安而根本所傷猶
未全快區區相愛之情恒切奉慮李汝懋於歲前馳書告
行即拜書以附方恠久而未復有聞茲者忽憑盛伴得奉
手簡撫摩翫復傾倒如何神相德義舊病脫然新年道味
益覺清安其為欣慰又不可言且聞汝懋之行今始到彼
想相對慰蘇之餘且悉此間消息矣述既還嶺外仍舍墓
側抱疾杜門添老憤憤每思古人灑落氣象恨無由得以
窺闚其境界耳東岡旅櫬已於前月念後返殯故墟將以
開朔初四卜葬斯人而至此豈徒為朋儕之不幸每一追
思不堪悲慟之至誌銘其家方屬賤筆雖以平生義分之
厚有不敢辭而自揆荒澁之甚恐不能形容其一二也可
慮可慮聞韶之事誠為可駭而今聞罪人斯得此則猶幸
其得快天誅也春和儻能歸省松楸否舊時川石可復共
賞否二十年前事追惟使人不禁惘惘目昏手痠言不能
縷唯祝若時珍重益懋深造

相距三四百里之遠矣雖常切嚮慕之懷書札往復尚不
 得以頻焉况望其相奉而共敘積懷之滿肚耶思之令人
 不禁悠悠於是焉而得承惠書具悉春來調護有相尊候
 動止萬福蘇慰感荷當如何耶速抱病屏縮苟度時月而
 已無足言東岡昨日已作地中之人已矣此生其不復得
 見清踈鯁亮之姿矣其平生進退大節實無所愧至於論
 事慷慨不屈不撓真有古人之風豈不甚可敬而可愛耶
 豈不甚可惜耶重增悼嘆不可已已德晦近欲謝官而歸
 但聞推事未畢不知結束將如何人臣豈有不待 朝命
 而徑自為去就者乎是可慮也左右松楸之省秋以為期
 渺渺遠懷其何以自抑於半歲之間耶善胤曾向高寓想
 留敘雍容多所警益令人起羨恨僕之不能如之也惟祝

厚為道義益保珍雷進德不懈使湛然虛明之時常多於
 宵中則豈不漸入於深造之地乎如鄙人者常憤憤不灑
 落安能有進益耶以此競惕不敢自安爾

久不得相問積有馳慕忽被惠伴謹承手書披玩三復蘇
 感如何仍審調護有相尊候漸就康迪益用仰慰速轉益
 衰敗長在沉呻之中無足道者而墳側新齋迫近村墟頗
 有酬應之擾欲盤礴深山之中以終餘年就立巖上流二
 十里許清庵古寺相距七八里之地暫有水石之幽縛得
 數椽之茅其未訖功之前未有寓宿之所未免往來清庵
 偶於一日因馬驚墜落危坂翻轉累次所傷極重今既三
 朔而起居猶不便瘀血滯於腰腹之間晝夜疼痛憫苦如
 何取便尋醫與還岡舍又半月矣因致他病並集痛楚多

端什卧枕席唯鍼藥是事念不他及焉耳設使幸而得活當遂為廢疾人矣平生志願庶幾終不負於桑榆之年今者又被崇障如此為之浩歎奈何想吾尊兄棲泊寂寞之濱疾病調護之暇日有親書味道之樂造詣之深當非區區所敢測者安得置身其傍以資講磨之益耶不勝歆想之至引領高樓雲山蒼茫承誨無路神爽飛馳切祝為道義益加保重

緣相距道路之不通自我還鄉已至三歲之久而尚不得一接顏色十年舊懷其何以自遣於寤寐耶茲者春盡益難禁渺然之思忽因來便謹奉盛緘開讀累過撫玩心盡仍悉晴妍此時進德有相舊病漸快靜履超勝其為欣慰無以為喻速衰病日痼昏悴已甚舊學茫然殆無以自別

於鄉里之醜老良可浩歎山中果曾有數椽之縛而今春則為造先墓之碣且仍有祭祀之故久未入歸頃者乍到患疾遂未免匆匆出來今朔則又連有內外忌事不免濡滯傾待端午後方始入山耳鞍馬南歸當在秋間否一奉之願莫由早遂十年前水石追隨之樂未嘗不入於夢寐也無子而有子既出於勢不獲已蓋未為不幸而溫順而解文尤可慰也如僕受知最深為兄家憂喜安得不與共之耶益用傾仰

千里傾邈問阻絕忽此意外謹承辱惠書就審靜養有相尊候動止萬福蘇倒感慰恍若對舊顏而承雅誨也速何足道哉癡瘁衰頹昏昏僅支示喻數書之編初非有意於著述只以老病善忘不過為劄錄抄集之類爾孤陋窮

唐亦無證疑校誤之處一番草稿之餘亦未淨寫終不免
爲覆瓿之資耳既煩遠問且承銀梓之教殊令人驚訝而
殆不知所以爲報也後來朋友輩爲構數椽於先祖妣墓
下亦近於文敬公衣冠之麓欲時時往來爲瞻仰之地而
吾德凝遠不得一奉於數年之間何由得接清晤其間耶
每一來而從倚益不禁悵懣之至也

珍重盛札千里而至披閱累複如接十年面目且審新福
懣興與德俱茂蘇感之深懣倒之至兩無以奉喻也速老
病已甚昏悴已劇屏伏深山之中唯水石鹿豕是娛是伴
他寧有一事可言者少時朋舊零落已盡唯有吾德凝亦
杳然千里之外警咳莫由相近耿耿中夜此懷如何所以
時憑夢寐得續平昔之團樂焉耳春和日暖歸省松楸其

又不能成就宿願耶跋渴之至豈勝懸懸

竊聞嗣子將冠慰賀懣賀弊家子弟近年以來絕無有
行冠禮者舊儀雖存廢忘已久茫然無以記憶今承辱
問亦不知所報只以舊歲草儀呈納唯在高明量度去
取之如何耳深衣巾履之類亦緣貧不能辦焉耳他餘
器物之屬若在村間與人多接之處日期又稍緩或可
略倣古裁造然猶多不免有以燕噐代用之者今則塊
處窮山之僻工匠之輩莫由相接來人又立督無以效
其一見之愚徒恨奈何惟尊諒或從簡或以此代彼唯
以存古意而接之以嚴敬焉幸甚如何如何

答黃大憲遲

頃者伏奉令惠答書置之案上莊誦不已茲又手翰下墜

翫復感荷如拜令儀且認令將還朝令體萬福益切欣慰
鄙生初筭既失狼狽彌年疾病惡謫之中殆無以自支可
歎可歎令示事令知賤生豈是已甚者况好生之心人所
本有而不容已者乎既知為大監家奴而又蒙令教皆不
敢愆然處第念衆惡所萃人皆曰之不已奉法之人自難
以私意有所容於其間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答鄭方伯賜湖

命遣節下士特垂問書辭肯了寧開諭懇到跪奉拜讀感
悚靡定顧惟愚謬何以得此於門下哉撫躬自省益增慚
惕第審呈告已伸 回批未下南倚方重豈有或 俞之
理一道民情共切顯仰伏想令有所不能自處於進退者
矣速初筭既失轉身到頭狼狽層增窘撓悶蹙若無所措

猥蒙知憐既出尋常切乞亟命處置俾終不至大顛沛則
區區感幸豈容仰喻當初乞由而來實無他意只緣秋間
求去不得易刻就緒亦既不遠則竊擬奉承指揮待完印
進之後更為之地而霜露之感適不自抑欲暫往返於旬
望之內而路見 御史啓草雖不在尤甚之列而 先王
之法則已犯矣固知不復有更罷之命而私義則有不可
以無事而自安此非今日初出此見自平時常以為人臣
去就如有一毫苟焉即有所不便者所以前後冒昧苦辭
自劾必欲得罷而後庶幾無嫌於本心初非托事以來而
旋為不返之計也年運多厄事事不幸巧值造物之戲劇
竊自嘆咤有同窮人之不得其所者非閣下之矜察安敢
掉盡愚舌不避煩瀆者哉臨紙怵怵不任飛越

與鄭方伯

寒威近似稍弛伏惟令體神相萬福頃於江頭竊聞牙節將臨而曳病顛沛之身不敢為宿留納謁之計情豈然哉實緣事勢非便瞻望嶺路步步違回戀德疚懷益不禁黯黯之私賤生幸得生詣舊棲今而後雖即溘然亦且無恨實莫非令恩所及但花山方無主宰而令不許處置妄意令奉一方之命未及交替之前事無大小皆不得不察無非國事寧有緊歇之擇一朝緩惡之虞呼吸之間當有狼狽之患恐不得專諉非軍國所係也一道根本朝廷所重一日不可無主而遲遲欲待新使無乃不免為留時失機之歸乎竊於賤見不能無惑鄙生於門下承教雖晚而荷知荷愛妄自誇不後凡人而獨此事未蒙惠念安敢懷憾於尊威之地哉只恨無狀之身無所取信於盛德之下終始待之以落落反省慚懼欲死無地未蒙矜處而擅棄任所偃伏私室人臣之義罪合為死嚴拿之命朝夕當至伏冀惶遽益仰盛恩而已

答尹方伯昉

遠篋麾下辱惠手書衝冒穿透來抵窮谷盛意之厚豈所敢承秋靈連旬殘暑未祛仰認棠旂有相令候起居萬福欣慰之深又非言喻述屏伏沉呻僅存性命憤憤之外何足道哉竊審牙節許以臨屈承教之幸誠出所願驚悚之餘曷堪感跂第念山遥犖确草樹茂密莊舍迫隘人烟稀闊四牡跋涉之勞雖不敢言而日暮空壑使從者持不免狼狽而無以止泊則此又豈非可慮事乎賤生自擬出山

迎拜而霧雨沉濕嶺路泥滑亦非老人所堪努力反復以
思未得其便瞻望高軒慙懼祇深惟此靡盬之日想切靡
及之懷追尋闕畧倚閭公務或非事之有不得已令容參
酌暫許權停則區區者得以自安而蒙愛之幸安知彼逾
於此乎九十月之間風日開霽之後奉圖從容於平坦地
上則比之今日之蹇東寧不綽綽而紆餘矣乎僕被令諫
俯納賤懇垂喻以後日之期則述亦敢不益感益幸益有
以自勉以俟天假之會乎惠許之眷非不樂承而窮蹙之
阻非所以辱使華之窘步矯情強聒請循事理之便益慚
益恐益無以為心也

與琴壘之應璩

今見仁里士人先問吾尊契起居得聞雅履康迪笑談動

止無少異於昔日相奉之時其為欣慰之至有不可以言
宣也其視鄙人昏衰頹闕之甚氣象復何如耶鄙人誠欲
力疾一就先師舊居之側得重望遠祠重拜佳城而退而
死而氣力漸悴精神昏茫其何能副所願於未死之前耶
仍有以把握故人之手洗滌滿肚之塵土其為幸如何而
何可望造物翁有以成就之耶徒有懷耿耿飛馳而已春
初新居失火燒盡數千書冊今復重移更築數椽茅棟為
逸此殘年之計其冗撓憤憤之益甚亦可想也所值士人
即任宗甫也略拜此以附其行用博故人一莞切祝更加
珍衛副此拳拳慕悅之忱
時日清和伏惟尊候有相動止萬福區區傾慕之至曷嘗
暫忘而老病窮縮相望數三百里之外不惟一盞之無便

音問之傳亦不得以時焉每一瞻邈徒增黯悵恒無以自
裁鄙人衰悴沉痛僅存性命爾第惟比來斯文不幸紛紛
擾擾有不忍聞焉者不知時象將何所底至耶為之仰屋
浩嘆而已多少情懷豈此時書札所能盡唯在兩相默會
焉耳

答琴壘之

謹承辱惠書就審天寒尊履萬福咀慕之中欣慰如何鄙
人覩面僅支而病痼萌積一日尚不可堪可數可數尊凡
勉喻以不得不來之意相愛之深則可感矣其於鄙人之
慚悚何哉示事鄙人亦豈非留念院事者而敢為之與棄
也耶斯文之地多留官屬實非事理所宜此一院本府吏
來屬者五人云故除三人而還屬二人矣若果可許則鄙
人為先生廟享書院敢有一毫之靳耶况承尊教以區區
愛慕之心何敢一刻遲疑乎顧愚見如是故不能即諾不
勝悚及鄙見若謬幸勿罪更以示教也敢不虛心奉承

答成仲珍景琛

十有七八年相從之事如在目前耿耿之懷何嘗暫忘就
舊居六十里得山之下溪之傍結數椽之茅以為送老之
計而偶遭墜傷之厄刺痛方苦養初忽然歷訪袖傳盛札
披閱玩復如對舊儀充然心滿不覺所痛之在身也且審
暑熱尊候萬福尤用仰慰速衰年遭此重傷今既久而尚
未能轉側恐終為廢疾之人可慮檜原曾有縛茅之約亦
嘗有自願為蔡西山者朋友共集相與晤語歡笑想兄能
不忘此舊事否此事若成未必不為暮年相從之一幸而

歲月馳忽人心善忘况望其好事之終能成就矣乎以此思之古今人不相及之說自不為虛語矣呵呵

數百里之遠而當此穡事之急專使而貺問非情義兩厚之至而其如是乎顧惟老病無類何以得此於吾尊契哉况聞新舍已成於孤雲舊跡之旁此西山先生營葺之遺意也尤非拙謬之所堪欣幸固深而慚惕亦甚矣不待登覽而心神飛越不覺此身已在斗尺之麓而目極浩渺之無涯也即欲御款征邁而疾病之身復被塵冗拘掣須待少間覓舩張帆到得青松鏡牀之間使人以告也遲速則今不敢預期焉耳

朱夫子戲作雲谷合記事目寄蔡先生詩有栽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乘春移齒齋帶雪覓蕭穆等句則穿池栽竹蓋亦古聖賢之所不免矣齒齋固宜而濂溪夫子之所嘗愛者恐亦不可已也如何如何鄙人亦曾有栽橘梅筠須早植之詩而一時戲謔之詠今不敢晚告焉耳

與鄉校入齋儒生

致膳盛禮生元不敢當常以為愧自得此病之後不能起立前秋之來亦不得行禮又緣病忌肉不得啖酒不得飲只成坐視胡亂處置其於大餽為辱甚矣慚懼之至無以自勝切乞令番勿行虛遣以安愚分其在僉契隨時酌處之宜實未為不當伏惟僉諒

答臨臯書院儒生

謹奉僉辱問書仰惟秋涼僉文候萬福感慰無量速遠浴

而歸舊痺依然沉呻痛楚之外無足言猥蒙僉愛之至惠
寫多丹子竊見字畫精佳感荷之深無以為謝引領傾溯
會奉無便切祝僉學獲珍重

既曰文忠公廟則此是廟猶何必別立祠名况曾經李
先生親筆恐不得更議

答朴叔彬而章

旆還素鄉之後即擬奉一評以候動止而疾病圖歸之未
暇杜門屏廢人事不修引領象石第增傾嚮茲者江陽之
行忽擊令札感怍惶恍之餘備審白水青林丹崖翠壁道
遙徜徉自有餘樂况皇天供以無疾病鄰里助以棲遲之
所其所以慰相愛之所望者亦不可以言語喻也秋事向
晚新寒未至龍鍾野服共主人頽然於其間者左右知其

為誰也耶此中求退不得昏昏困仆之狀不足言今歲旱
荒之憂何處不然而賑意老老之政何敢緩於未歸之前
耶亦何敢不先於四民而朋友之所望當亦在其中矣
園梅政開而令行臨到清溪共酌情極無言別後餘思黯
黯難裁道間手札再落朽榻恭審風日和暢令德有相起
居萬福感慰之至又不自已遂抱病衰悴昏昏待盡此外
寧有他說因李甥得奉惠什方勤誦翫茲又重被點改手
墨之賜益用感歎也以鄙人觀之後固加美矣前亦未為
不佳而留心樞括必求至精而後已仰惟君子進善之功
不以細事而忽焉豈非尤可敬歎也耶第以木瓜之賤而
賭得瓊瑤之珍此豈著題事乎為之愧悚也醉中信筆集
句亦足為他日起思之良資愛好方深而遽下還收之教

其敢有以聞命者乎區區之必難承奉令固非不知焉而強垂惠試有若故增我違慢之愆者受知之地寧不能少為之私憾也耶相見無言臨紙忘懷惟祝為國益加保重須出大謨猷以壯國脉以副山野之望

邦國凶禍 弓劍莫追攀踊之慟內外所同伏惟令鑒摧隕何勝茲伏承令惠書謹審令履支勝感慰無量鄙人衰病沉痛比來轉甚固極之痛無以自抑不免為扶曳趨哭之計道路顛躓亦不可計私切悶撓昨日李符來過言京中之人皆謂令鑒必奔哭多有跂望者云耳渠初欲直趨床下而以馬瘠僕瘳不得已直赴歧縣因詣令所云爾鄙意令鑒不及時啓行幸令諒即教如何文武百官當以布裹紗帽垂兩帶生布圓領麻帶闊大四白皮靴成服

前衙堂上以上皆同馬笠畏用布 靴亦用白

述於仲夏末間暴中風濕右一邊全枯頑痺痛楚若將入於臟腑者謂必死之無疑不謂或生而得到今日也于時令書適到令問繾綣精神猶不至全昏奉玩感荷久不自已而尚不能借人秉筆奉一書以致區區也爾後數月之間心未嘗不往來於床下愧前書之虛辱恨無由以追謝茲又伏奉令書令誨益勤仰惟秋涼令候萬福感慰早忱無以仰喻書中有衰邁疾患之喻顧以觀海難水之說思之則令示悶歎於鄙生豈非滄海之小溪也耶初冬省搨許以歷問感拜欣跂又不自已賤疾今成五朔五朔非近半歲乎半歲沉綿尚存一息似未為不幸而日夜支離昏痛之狀無目不然以此觀之生亦苦矣不知死之為苦非

此幾何而必欲不死飲藥至百數十貼受鍼至三十有六七巡而皆不得見效而猶不能自止耳此亦不可知者也

答李謹思心懣

自前者別後苦不得相聞茲於茂伯之來披見手書蘇慰可量但所患非輕至於枕席相伴而又無藥餌之路其於相愛之情豈勝悶念嘗聞旋運調護之法平心靜養為第一義云切須留念恒勿以事物經心如何保心如保目一物入目則目為之病矣亦勿以一物著心如何此公調護法也僕病悴如昨無足言各以病縮相見不易臨書依戀

答蔡靜應夢硯

想君有靜坐讀書之樂恨不能往同之也茲承辱惠書欣審歲寒學履佳福且有深體而力行之意尤慰尤慰僕僅支憤憤何足言哉蒙示主忠信只是此心朴實頭真箇做將去如手恭足重亦只是手恭不敢慢足重不敢輕而已豈有他玄妙之可言哉惟祝更加勉旃毋使為說話之歸也千萬幸甚

阻思渺爾忽得手書具悉秋暑來寓青塘動止佳勝蘇慰曷量僕叨冒分外資力已非所堪疾病浸劇謫贖交馳不可以苟仍而辭既不獲去就狼狽此中悶默之懷無以為喻詼諧酒色之失夫既自知至於悉交處遷交致其功正宜益務自盡豈合更待外人云云哉始僕不能自嚴於律身致令如左右輩無以取式而相率而入於暴棄之地公之有過即僕之過僕自當羞愧之不暇更有何雪霜可為公刊其技業哉惟公量恕令而後勿復望資於鄙陋則亦

老夫之幸也僕行當掛冠庶幾畢志於林深谷邃處補過省非以自適焉此時與世俗相遠恐如公之相愛亦不得相通問也餘祝萬萬加慎自愛

便中獲書欣悉比來學履珍勝感慰何量僕日惟衰病之苦他不足道知心疾之為患則存心養性自是治心之大法此外更無良餌不能篤學外撓感觸者君言正是須更加力學毋使為外物所奪則心志和平思慮自省更無紛擾狂惑惟君勉之

謂於此行必得相奉而未果焉此亦豈非人事之不可期者耶退遣人貺問致意丁寧殊令人感荷僕昨發滄津日暮投宿軍藏今日當返寒樓耳每見人之與君相愛者輒皆言君病痛多在於不能禁躁妄之發其然乎則內安得

靜專乎何不於程夫子欽哉之訓致功矣乎僕亦常苦不能白首猶童而猶為君言之無乃或起爭端也耶為之瞿然也耳

靜中有物

儒者之學異於釋氏之空無雖於湛然淵靜之時而有箇炯然不昧之理自在裏面未嘗有熄學者於此不可尋覓不容安排但當敬以直內涵養將去上面自然有這物事公且靜坐主敬涵養勿忘勿助久自純熟便自見得

夙夜箴明命就應事上說

凡人作事皆失於動故聖人教人必就動處下工夫若於這裏不能照管則必且錯認人欲以為天理而畢竟

背畔天理從人欲上去矣必也於是深加省察這箇便是為天理那箇便是為人欲剖判兩段如分桐葉天之明命赫然流行人欲之私不得以間之然後所應之事無少差謬而有以得其天理之正矣此所以明命赫然必於應事上說了也

子路義勇氣象

孔子問志子路對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蓋子路為於為學車馬輕裘與緼袍狐貉都不做事者是其甚麼義勇甚麼氣象學者要須體認切至硬著做去上面自當有脫灑處矣

為學之要五

學者須是發憤立志勇猛為實深體力行始得

學者須是深自韜晦惟恐人知方是為己不失儒者氣味若有些求知底意思便是為人不可與共學也

學者自持其身當如閨中處子不可一點受汚於人學者寧失於伯夷之隘不可學柳下惠之不恭也

昔有某人乘舟且渡黃龍負舟遠書其平生過惡以投曰三朝晏起一日不擲蓋古人篤於修行一日不擲三朝晏起且以為平生過惡學者須是檢身若不及無些子放過始得

答金別坐德民

前於悲勿多事之中撥煩慮枉見教丁寧非相愛之至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感服敬嘆累日而不自已唯恨其日

未獲強挽止宿以畢承教此歎亦滯在膏中而不下矣茲
奉辱惠書就審悲撓中動止神相佳福感慰感慰速僅存
而已一向痛楚之苦不足言惠還丹子謹依領深衣制度
今承下諭始覺前日慶尹不忘記中所錄非僕之所纂深
衣制度也慶尹見僕所纂自言吾亦曾為之集錄願與相
質而用其所長云僕求見之則即許而書之不忘記中矣
其後慶尹未及見寄而僕昏然全忘其曲折頃於相對之
日亦惶愧莫省今得示教有同夢中之所聞誠可看歎若
蒙因便見寄則欲知慶尹令公所參取之如何而又慮朝
發之前未及奉還也不敢強請耳山運難處之教謹奉承
悉但鄙生平生不能深信其說前於賤家遭喪之日亦不
能用焉是以今亦聞人水破之說年尅之論皆不能是之

竊以為古人死必三月而葬必用昭穆之穴其死之第三
月安能一一皆不犯於昭穆穴之年尅耶曾輯伊洛五先
生禮說七卷諸先生論葬處甚多而無此等語亦集李先
生論禮二冊而亦無此等語於是益信賤生少時所見之
不甚謬也今承盛問雖不能無感而亦不能更為說以報
安知為賤生狹拗之一病耶亦頗慙悚惟左右不必全信
鄙言十分善為之酌處且深思亡靈若在則其的論當如
何一從亡靈所以為心者而處之幸甚誠知吾左右與亡
靈非汎然相好實有深知之義故披悃以白且巡相令公
今者就哭筵下孛從事茂伯亦為一哭而進去皆與之間
議而取其所長如何竊念此後一拜無路無以更共敘悲
臨紙不任依愴

諸先生論葬山年月處司馬公葬說一款最切故節該書上且慶尹為先祖三休堂集其遺稿求我一語以我不文而不能應追思血誠不能無悔恨切擬追輯數語以塞遺憾書篋中幸未可搜寄否

答李景發天培

遠辱專人之書讀之如見面對語蘇慰可量每念君沉痾為苦而入秋向蘇尤以為喜僕不堪苦疾呈辭下來浴椒水至於十五度猶未見效委卧奴家日事呻吟眼疾尤重又聞家兄患膝腫之痛逾月轉苦云尤以為悶叔發得解可喜而君則不得耶老長之事例喜蹉跌如是可笑叔發之行吾則望於來時歷問而欲於還程見過信乎人心不如我心者耶川谷幸既成緒將至奉安何慰喜如之第僕

病矣不能致其身於執事之末竊觀餘光為之邈想而已丹驥方施而中止將以半采半素之宇而奉享先賢僕之滯見則恐其未安無乃反有甚於固有事而先文廟小頃摧涼之為者乎然則他日文廟既采之後更告於二先生而畢采乎其不為煩瀆乎今若姑退奉安日期仍畢其采後十日奉安蓋初安別無定期只事畢十日可也以先采於二先生之廟為未安而告於城主一邊惡措采物要速施於文廟亦未為未善也但前有文廟還移舊所之議不知其議今何如若將奉移則亦未保其必采也二先生之廟若未施采於宇內則僕亦何敢必勸先文廟而采之者乎只以已屢難縮故以半采而中止為未安耳然僕之言亦安保必是乎鄉中諸君共議從長為之可也問目畧以

淺見懸錄以去亦不自知是否耳廟既成矣亦既奉安矣
自此院中自當招邀朋友為讀書講學之事庶毋負拳拳
復立之意尤不可以不勉如何如何僕南歸未可速期君
亦病不能遠來渺渺相望唯有馳思懸懸而已

答李叔發天封

獨卧窮谷無與晤語忽得惠書無以藥封披閱慰喜且以
服藥治病為幸也君之汨沒世故不能擺脫奮迅讀一卷
切已之書以為養身攝身之資亦可歎也為為世間事豈
了為為惟勇者能自拔得出也近未有相奉之路令人馳
想

再奉辱書益見拳拳相愛之至蓋至是我君則愛我而請
止我則愛吾君而不能止君所謂一樣底道理也邈果再

遇吾欲自此邈而益邈深邈不出為計耳但明將寫劄拜
劄而無朋友子弟之來相者惟君病中再馳書而已撫躬
增感為君致謝多愛速快

昨在石役之旁望見激天烟焰疑是尊先壠近處而又見
頃刻還止謂不及宿草而撲滅矣今奉示喻驚慘之至無
以為懷吾於此處當留數日望君來敘跋予方切君遭此
變私情尤用悵缺長松則雖有所傷而不至枯損矣所痛
歎者立壠之不免焉耳今之燒黑當即葱蘢於數月之內
何至稿草之蓋只當淨掃而已慰安之祭當哭行矣素服
行素恐三日而止如何

與李叔發

吾叔發茂受新福喜賀喜賀僕又作加老翁耳山中不欲

接人不許親友來訪再作謝賓詩出送君亦得見否又勒
移山靈令杜妄繼於郊端矣吁可畏哉君亦勿犯山中之
禁適病姑不他及

自君行發向花山之後傾逝恒深不知今在洛中當此靈
炎所覆何似未嘗一日一時而可忘于懷也既一吐閣取
批如何奉批之後多士舉措如何頃平心和氣辭意懇惻
舉措從容一遵義理毋失儒者風度實今日所望於公等
也

前自洛中來時路見公書今匝月矣無便未報即今為况
何似戀想不已僕到此纔數月嚴論忽降恩眷極異決不
可以不趨而病不能自力不免控疏瀝情未知天意如何
方蹶蹶待命若更蒙促召何能每辭悶處靡措多口之增

君我同之云直須任之爾何能為人分踈耶惟自反庶幾
無愧耳所望益留念於近裏之學孜孜無懈庶幾有所得
力處耳

未得奉敘而作此遠別黯黯此懷其可言耶凡百十分慎
重毋墜長者風度是所懇懇之望也一切以義理裁之少
涉苟簡決不可姑息為之斷斷以儒者氣象處之至誠惻
怛之意常存於中從容忠厚寬廣平易是儒者意味也君
病或不免隘偏不可不知而痛醫之也如何如何其以老
夫之言為然乎為不然乎自愛自愛慎言語節飲食不具

與德補德久以直叔發

春寒暫舒風日稍溫想惟恪恭有相僉受萬禧衰病老人
跼伏窮山之中未由自效其駸奔之願瞻邇盛烈徒有懇

情爾仍念士之受讀聖賢之書無故不就詣於執事之末者實非所宜吾通讀中其有不參者僉須抄記以憑爲會日重責之地何如叔發欲遠都監想申請於餞會之坐矣此非山中老敗人所宜與聞其不愈於鄰里之鬪乎未訖廟庠之後數易主管之人何異於臨陣易將之屢者乎豈合事理如何如何通讀初欲會於中旬之日昨見方伯所送營吏其時正方伯留此之日設使使行其日發還無乃不便於吾輩之會乎僕亦方患感冒眩暈頭痛並苦出山遲速時未的期須俟疾勢稍間矣

答李茂伯潤雨

速白不意凶變尊從祖祖妣奄忽違世承訃驚惶不能已已恭惟親愛隆深哀痛何勝所詢變禮豈愚陋所敢知但

昔詣李先生門下適值 國喪之時有門喪先生不許著功成服其所謂成服者即世俗布帶也問有君喪則雖士人亦不敢服著功之服乎答曰頭戴君喪白笠腰著私喪布帶一身而無公私之服豈可乎自是始知有國喪則不敢服著功之私服也今承示喻情或果然若具冠經衰裳之服則雖未知其必當而亦不敢止之若如世俗只著布帶則吾有所受之者如上所云今不敢別有所分別輕重而云云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以有君服之私喪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註之者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鄙意常以為大夫士有君喪則私親之服聖人猶不許况今旁親之服實難擅服區區淺臆亦安保其或合於義耶茲惟諸賢參商酌宜俾無失當則幸甚僕則以其左問之

辱不敢孤謹具述舊聞與淺見以謝焉

久旱得雨百靈昭蘇仍奉惠翰就認所患向間靜對朱書
浸灌滋深令人不任感想欣慰也僕亦獨坐空齋未有賓
朋之擾沉呻痛疾之餘披翫古書殊覺宵中閑氣不甚多
也明日之約固不敢忘但雨勢時未開霽或陰或灑若明
亦如此則却恐老病人難於荷簦登途也

遠發專价貺問繼縷厚意之感殊不可忘第認膝下方有
疾患深以為念僕憤憤沉呻已無足道而室中危證久而
無減雖緣治療不得其方而其為憂撓何嘗少間哉前上
小 疏請鑄職名 允許之命時未得聞方竊兢惶以待
耳公私窘蹙未有靜閑之味亦被賓朋應接未有暫歇書
丹之役亦專廢不治七十失學之人如是而果能得親昭

曠之原以死耶吁可惕也念公謬與之相愛獨垂勤念無
奈取恠於時論耶如其不避人詢有意此學則盍共勉於
真誠用力之功耶荷愛之深謾布所懷其有以照諒焉殘
秋冷甚益保自珍是祝

謹奉辱惠書就認所患尚未快向慮殊深召命累下誠為
未安揆以近例有難冒進而逆獄方起臣子之義亦不合
退伏此明見之所以難斷而俯詢於老昏也但辭狀已送
雖有妄慮亦無及於辱採矣如果以此時引疾為不便則
龜勉趨謝之後呈辭不奉職如何既伸入臣之私義亦不
負不出之近例無乃兩不相妨乎今者罪人雖得撤緒雖
成而自上遭變驚惶之餘凡大小臣僚宜不可不為之奔
走候慰而有若病廢老臣屏縮窮廬尚無路自伸其誠後

有戀闕悲嗟而已奈何奈何因盛問之及並暴其懷亦性情所蓄不自覺其發露也

秋初召材郵人來傳在咸興一書與巡相言一通並奉說復知一行平安已踰鐵嶺所以慰遠別傾邈之懷者已非言說可既矣茲又貴奚之來惠寄長書滿紙丁寧無非悃福置之林榻時一展讀備悉闕塞風高雅履珍重日有書丹之樂足以忘遠宦之苦矣千里遠想如親相接不覺欣然而忘懷也僕老病衰悴昏頹已甚雖欲溫理舊學而精力有不堪自振者深恐從此不復能有所進益而止爾常用懷然而亦不得自強良可浩歎舊時朋徒凋落已盡後來相從唯左右志尚堅苦資警之益爲望非輕今者天涯相望落落是亦老僕不幸處謂言奈何禮說與李先生答

疑未有縉鳥之便俱置之亂稿中耳鍾會等地能有士子輩熏沐柳金諸賢之餘波甚可尚也公能往來提檢而導迪之其成就之效又將如何也耶天之生材夫豈有南北之限耶幸加勉督而作成之以爲報國酬恩之地如何抑祠之建固已嘉矣而爲東岡復謀所以俎豆之且立得齋堂之屬使其近方學子輩聚徒而興感焉亦非小機會也第念此時或以此添得外口則不知能不計否鏡城家家種菊亦奇事也曾聞北方荷花甚盛不知然否春間松楸之省計若得遂連文之幸其在老拙如何哉孝經大義聞有其書而無計得見荷巡相遠寄亦左右導達之勞也謝書附上幸奉傳之如何惠示兩絕吟賞之餘不任感歎適患寒疾方在沉呻言不能盡懷切祝若時之序勉加珍蓄自

衛且益加懋所學以副所望

方計日以待數千里之還眼則寒矣心則竭矣忽見令胤袖致一封之書披閱翫復蘇感則深矣悵缺又何如數日之間而人事之不可期者如此慨歎奈何然以事理言之公之不能南來者於義為得之矣其所欲來者蓋有些未安者在矣未安者與得之於義者擇焉而取之亦足以增朋友之氣而回悵缺為快懽矣區區一奉之幸何足道哉惟左右霜露之感宜不能自禦而以理揆之其不曰祭之以禮乎秋間如有受由之便無乃方始得以安於心乎古人之處瘴塞者多以絕慾而無病者此非吾人之所當勉乎廣布甚好甚好此間無廣布義與上布字不同之路惟後生中結契群織之歲以待用無乃丁乎第老夫雖有言其寧有

信之者乎近思錄通讀屢屢出於老口而未見有從之者斯焉而不從彼焉而能從之乎未可知也禮說之尚未出稿亦其類也奈何奈何千里之書惟有懸懸字為真實字他皆不足道亦不必道也萬萬惟加餐力學斷其所當斷勉其所當勉

今日令胤來見袖傳惠札翫復感荷其何可喻且審天寒雅履珍勝已發赴任之行尤以為慰速舊病依前衰悴日加杜門沉呻之外無足言小齋之後左右發行之後即已停罷姑欲待春開云而春開必為亦未可知也設使為之何至貽左右遠慮耶深衣制之不受人服固知之矣但以古人為之敵國而欲較其勝負則無乃古人亦將如今人之不服也耶然恨無由合并而盡其說也

李評事之來得奉在安邊惠書於其還謹拜附答矣厥後
未得相聞惟積頹矣茲因盛价獲披辱書具悉春來頗
有病患亦有公家憂虞多端深用遠慮而猶以動止神相
爲之向慰也僕老病日加昏衰日甚而復緣不幸之至廬
谷賤寓失火盡灰滿架書冊皆不之免焉新就泗水之陽
僅縛十許茅棟無他子弟朝夕躬勞涕淚數月尚未成緒
身心俱耗他不足云深衣幅巾帶履爲兒孫之冠僅始新
造而即入於火五先生禮說洙泗言仁補註續錄後錄景
賢續錄儒先續錄等與他新纂百有餘冊及亡友所撰先
賢手蹟凡可以爲文房所寶者皆莫之免焉士友相聞莫
不嗟唏長吁耳惠寄方履專失其制欲如戒用紙裁造以
上而不惟困於土木殆無其暇亦未有精手後生可任其

事者未副盛望恨忤不已履之用白以瓊山引禮有履用
裳色之云故耳

數千里外獲奉辱書就審天寒遠宦有相故履萬福感慰
之至無以爲喻僕九朔床席作爲半死之人頑痺之痛乘
寒益痼一轉側一坐卧並皆須人飲食則苦口呻吟則不
輟膈痰最盛眩暈尤甚皆非衰敗氣力所堪支吾者死固
不足道未死之前其苦惱當如何病既如是焉而夏初哭
樂齋冬末失宋文如宋文康寧每憂賤疾而畢竟使我先
此悲悼塊卧窮廬踽踽孤獨仰屋長歎奈何奈何外謗日
峻危報累至然莫非命也亦不敢置懷耳禮說一書未成
頭緒而遽罹重疾初謂必死而當爲遺恨矣今惟一念有
不能全忘欲倩後來朋友料理一二而疾病則日加朋徒

則多不能相信未有飄然擺脫而來會者力疾數旬亂稿依然祇見其竟不能成就而死也今予行五日而旋返想即蘇快以慰慈懷而其尊堂千里遠念則必不能已焉向慮向慮所懷非不多所言亦不少而病且書遠不能奉究一二切祝仕學俱懋益進德義

春回新福之綏自是懋德之常效豈待區區相愛之祝茲奉手問惠意動懇感荷之至尤不可已且審雅履休迪尤以爲慰速又加老矣學則益退撫躬惘然殊無以爲心也雖得敝帚祇增煩惱何足說哉蘆谷之岸果有數椽之計他固不須言而只以不遠於仁者之里時時巾屨或可以相親是用自慰其窮寂之懷耳近擬理屐就彼亦未必不與相值而爲數夕團圓之幸不能不爲之跋予耳茲被謹

思諸君來訪敘晤慰幸亦無以自裁况今季賢子之與之同之者耶因其還草此拜謝

頗似相阻懸情殊切獲奉專使之書慰不可言僕病悴如昨近來茂伯出入之勞僕亦頗憂其或近於閑而尚不能進一辭以請之不忠之責僕難辭矣茲審翻然省覺專一省書而又致力於大賢憂道之書若至誠讀了而深體之則其深造自得之功其可量耶不勝慰喜無子弟不免躬自監董君言信然僕亦心自竊歎耳今則窓僻得以塗墍窓明而埃溫處之足以免外風之侵焉似不至重傷矣滄津一別忽已數月傾嚮之至何嘗敢忘茲奉辱惠書具悉春和學履珍重感慰交深豈比尋常僕老病昏頽兀然爲廢學野人憤憤寧有可言者每念左右乘此閒暇之時

庶幾益致力於古人之書涵養進修以厚根本之地今見
來書果審進進不已之意益協所望極以為慰僕移卜之
計固切而尚未得其地前日所見蘆谷雖不能全忘而亦
不暇再尋姑此蜃縮有若無計於他焉者耳蓋首夏以前
則連有祀事勢難出入至於仲夏則又決入山之計寧更
有餘力暇步江淨曾聞君欲訪楓嶽不覺欣欣神聳矣今
審憂為郭丈所笑不知有何魔障又繫却閑累人脚眼耶
不能不為之為君一慨也

與李茂伯

再被經過出於夢想之外蘇倒之至其何可言雖不得雍
容亦不敢為恨耳老病於世既不能自力以補平生之缺
回視朋友中亦未有相望而可托者唯拳拳而所屬意在

吾賢左右切望千萬加勉不負相愛之所望幸甚便中亦
時惠誨語以警衰懶則幸甚且祝春風京洛珍重自愛隨
事慎察

近久不得相聞傾邈頗勤忽因李生之來獲審進學益勵
動止佳勝感慰之至復不自已僕衰憤如前有何可言者
頃者將入山中適日寒且以邀寫手校補禮書濡滯庖坪
溪舍月有餘日又以今日先諱之哭來返岡下數日矣又
數日而過先人廟事則復入庖坪盤礴半箇月迫歲而還
是計耳唯是學無所進而老隨日深恐終無所聞而死以
此常憮然如無以為計者後來中亦未見有自辨向學者
尤覺意思無聊唯左右力學之意孜孜不已令人不任愛
敬幸益加專精之功以副所望也樂齋聚徒講磨之益聞

之歎賞

天寒塞外行李何似今者歲換春回遠惟益懋進德萬福俱膺馳賀馳賀莫非王土無入而不自得何地而不可樂何官而不可以盡其職乎竊想平心自適隨事彈誠所以效忠酬恩而自竭其臣節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馭吏則兩盡嚴愛臨民則常加如傷之視事長以敬接鄰以厚此區區所以願益勉於相愛之地也不知賢契其以為如何賦役之暇恒不輟學問之功尤懇懇不已也如僕老病益深衰頹益甚舊學專荒心地常昏前頭惟有死而已他何說哉貴宅消息想茂甫諸君盡之矣前日不靖之患尚未快安賢嫂氏與令胤兄弟皆方在移寓之中殊可念也千里拜書辭難盡縷紙外所祝惟萬萬加愛珍慈謹其所出也

千又千矣隔幾重山川音信雖稀思想則無間矣前承仁恩特垂慰問賻儀之厚又出尋常并領至情哀感無已信後忽已數月遠惟寬勉有相字候動止萬福迷自見亡之後疾病日益沉痾蓋緣感傷激惱而然亦無藥可醫矣頃者霜露久冷松楸感切不免作氣強動往返如川寒熱大痛人事不省方惟其時蓋去鬼不遠矣今亦餘崇尚酷門戶不能開牀席不能離食飲不能味呼吸不能定人世間百念不啻若灰冷矣禮說之書尚未成頭緒而無人來與共理方雜寘亂帙中安知必待茂伯之還而後始為之成就也耶歷代經世兩紀年亦方重理而亦無人相助獨卧窮村齋齋長吁而已

答金同福富倫

伏奉遠辱書問仰認勤勞有相尊候萬福蘇慰感載無以奉喻鄙人悶嘿強留昏昏僅保爾山縣雖踰無事而繞經拙倅弊病多端想惟隨事整理不免有勞神觀令人爲之向風增慕也曾定試場年數不久而復此爲之則飢歲疲祗何以堪焉不惟不忍於惻怛之政亦不能無念於舊吏之心也文廟位板須用經十年乾正之材而不免以新斫之木備數爲之則安保其不爲縮裂甚於前日耶誠如來教所慮也歲貢一事亦自關心此皆鄙人所嘗以爲深念者今奉貺示一一親領老兄心事古人交承兄弟之云益信其爲不誣矣所望益加深省一切裁以道義而又有以涵養乎本原而力行而克之則以高明手段豈復有真難之事乎鄙人且有一說焉來書以謂一依舊令尹鄙見則蓋不然一以告新令尹者舊令尹也於其中而不得不擇焉而從之者新令尹也被一以告焉者亦豈望於一依也耶此又爲今之新舊令尹者不可以不知也自餘脩懷忙不奉究

答姜克修鱗

辱書具悉霜寒侍履萬福欣慰可量頃因介坪人畧附一書其未領否僕瘀血一向作苦悶悶貴邑先賢位次昔既講定其必有見不敢妄議但平日僕之所覩則只以朋友而相敬未見其有師生之分焉耳想共一鄉士友相與商確審定無復有後悔矣未間惟加愛

答金施普澤龍

得相值於傾慕之餘雖未為不幸而竟未得重逢敘別此時悵悵之懷又不足為喻茲承手札感荷不已切祝行李自愛為國出謨猷以壯三軍之氣集致賊首使朝野張目以觀也易圖新出之書豈宜只置在一紙當謄寫作累本後面納於獻俘之日亦未必非仁人之所願也道書前請惠還其在公者而乃反索其在我者耶信乎人心不如我心矣第念此書不合與孫吳同橐願於功成謝事之日求諸東山幅巾老人也

為遣院儒惠書垂問仰惟厚義感荷深矣高秋霜冷雅履珍勝喜慰之至尤不自己速老病昏悴僅保性命耳兀然屏伏舊學荒蕪祇見其無所聞而死竊自悼憐而已月川獲蒙從祀之命當見盛禮之舉一邦士子之願其始遂

矣別紙惠詢皆非鄙人所敢知謹奉以說只增悚作但係是先生之祠又為月川而行禮雖甚昧焉其敢辭乎請姑留示目隨後填報覓便呈上位版體制似當有間而第以未知先生位版高下尺數恐未得的告也初時告文則先生與月川兩位當各異焉而他時恒用祝文則似不必別設只於先生祝文中當入附食之意耳所教告文自揣精神昏劣筆力萎澁未獲奉承竊深慚懼

答崔德久恒慶

為發專价問我新遷之况厚義之至豈尋常而然乎披書翫復蘇感無比且認春霖既收雅履益勝尤以為慰平生性癖實在江湖衰老已甚而嗜好處猶不能忘強將殘骸重冒移徙之苦時一自省亦不覺自哂也所幸寂寞寬閑

又有臨江之勝焉耳唯是新營凡百窘窳殊甚而亦自任之耳惠資之勤出於望外又有魚酒之貺感感不已第恨無計共酌於春江上也千萬加護春叢花庶莫無心也西望何言默然而已

謹承惠書就審久留董後雅履珍勝深慰且謝君為斯文自盡其誠我乃謝焉君體我此意終始無怠克鞏院基使崑然之屋不日就成則青衿全集講磨道義豈非斯文之大幸而吾今日拳拳之所望者乎願君加勉毋虛受老夫之謝也

與村孝叔明胤

天寒雅履何似阻奉至此傾戀可喻僕杜門沉呻之外無他可說頃日具山之享謂君倡率同志齊就矣竟無一人

之赴我州文風之埋沒有不堪言今者大丘斫經書院又奉安 退溪李先生此則吾州人士尤不可退坐君須廣喻同志衆赴而羣聚焉如何千萬毋忽為斯文至祝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十八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三

